

# 问寒柳

□孔祥秋

柳，我的清欢，每每念起，心生春风。今日我在旷野里遇到了一棵柳树，却让我心生凛冽。的确，马上立冬，天应是冷了，可我小城里的柳树，枝叶虽僵了，但尚有绿意，还保有些许潇洒的姿态。而这棵柳树，只蓬松着乱发一样稀疏的几根枝条。我站在风中，心中有了几分疼痛，面对这寒柳，忽然想问一个柳姓古人的归处。

柳姓的男子，多是身心俊朗、飘逸。想那柳家的先人柳下惠，是坐怀不乱的大贤，是一棵丰碑式的柳。想那书法大家柳公权，独树一帜的柳体字，一身柳骨，静中有动，不僵不浊，如沐春风般的通透。他有才，早早状元及第，三十年一直位居朝中高位，88岁病死，他是一棵有福有寿的老柳。想那文学大师柳宗元，虽然笔锋多有辛辣，但是内心深处有民生，举手有云天，投足是厚土。他，文字俊逸，起于北方的长安，终点却在南方的柳州，一路仕途坎坷，47岁就客死他乡，可谓一棵寒柳。

他们，都有来处，都有归处，我不必问。我要问的，是柳永。

初知柳永的名，心意立时柳色青青，燕语低回，一片烟雨春色，喜欢。后来，知道他还有名字，叫作柳三变，很是诧异，怎么会有一个如此戏闹的名字？细细了解一下，才知这“三变”，原来出自《论语》：“君子有三变，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

柳三变，其实才是柳永的本名，是父亲为他取的，以期他行止都是君子风范，并有修身治国之能。如此温和、坦然、稳重的内涵，我却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浪荡随意。想到这里，立时就起了一身冷汗，深感惭愧。想一想，一代大词人的名字，哪会像我想象得这么草率？望文生义，一直是我的大毛病。

又知道，柳永的老家是在福建，很诧异。如此人家，应该在烟柳之下，或扬州、或苏州、或杭州这样风情万种的地方。当然，柳也在北方，我也是北方人。但我从来没有感觉柳永是北方人。北方的柳，粗枝大叶，哪能适合柳永家的门楣？可柳家也

不应该在福建。

我不是说福建不好，那里也美，可以说是遍布珍稀草木。但我的心里，还是觉得福建应该是榕树的地盘，毕竟榕树被称为福建的省树，而今天的福州更是被称为榕城。可柳家，的的确确在福建。

柳永，有来处。

那一年，他策马扬鞭奔赴前程，是那样意气风发。可他，毕竟是南方的柳，汴京已是北方，似乎是气候不宜，仕途上屡屡不顺。才在云天的柳永，唱罢一首《鹤冲天》，弃了科举考场，用一首词又一首词，换那红绿缠绵和温暖。勾栏酒肆里，他是杨柳依依，在别人的眼里，他成了青楼女子荡秋千的那棵柳。就这样，一个原本想以君子“三变”立世的他，却得了“庸俗、低俗、媚俗”的“三俗”之名。

不，这不是他想要的岁月，他的本心里，存着为百姓谋福祉的夙愿。终于，柳永百般曲折，捧得一卷圣旨，奔赴了田园。挣扎一生，得这一“屯田”的微职，可怎么看也是一棵站在田间地头的柳，孤孤瘦瘦，了无江南柳的潇洒。

好在他诚心谋福一方，短短几年，就被列入了名臣录，也算展示了男人的柳骨。但是不管他如何兢兢业业，终究不能为朝廷所青睐，只能在穷乡僻壤里清寒着，穷困离世。在他无亲无故的葬礼上，只有相怜的名伶披麻戴孝。更有一位真情的女子，以死相随。然而，这女人花年年开的柳永坟，却只在传说之中，后人无处可祭。

他，最终魂归何处？问柳寒风里，却无应答。

也罢，那就当凡是有柳树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心魂归处。以柳为纪念，也正是他的词情。祖上北方，成长于南方，不管他最终归南归北，也都算是安然吧，更何况他本就有一个无拘无束的灵魂。



## 今夜有雨

□邱泽友

巷明朝卖杏花”，这是惆怅的雨；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这是悲凄的雨；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，这是带有禅意的雨；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”，这牵动离愁的雨；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这是在抚今追昔的雨；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”，这饱含沉沉血泪和坚贞情怀的雨……

当然，并非所有的雨一律温情，一律细碎无声，它也有振聋发聩、雷霆万钧的时候。特别是在盛夏，天空中响彻的滚滚惊雷以及电光石火般的震撼画面，想必每个人都自有一番体味。曾看过一篇文章，大意是两军交兵，激战正酣，突然天色剧变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骤然而至，天地瞬间陷入一片黑暗，似乎到了世界末日。战斗的双方一时都惊呆了，以为他们这是触犯了天条，招致天怒人怨。于是，纷纷放下武器，握手言和，一场血战最终化干戈为玉帛。这是自然伟力对人的救赎，也是人敬畏自然而引发的效应，二者互为因果，这是我们从书本上所能理解到的应有之义。所以，你看，即使是换了一副金刚怒目的面孔，这雨，是不是也值得大书特书，有招人喜爱的理由！

就这样走着想着，雨似乎下得更紧更密了。前面路旁出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来，树干周围还斜支着许多根本棒扶持着它，这是几天前刚刚从别处移栽过来的。这是一种名贵的树，素有“活化石”之称。在簌簌的夜雨中，银杏树越发苍翠挺拔。它的到来，为这里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和一种蓬勃生长的期待。

## 暮秋芦花

□王振千

秋风中  
 芦花渐白  
 乡愁愈来愈浓

我看到  
 母亲飘起的白发  
 和叠藏的一件一件棉衣  
 闻到  
 母亲升起的  
 炊烟的味道

## 落叶

□吕学民

一片片树叶  
 从油亮亮的深绿走到  
 病恹恹的金黄  
 俨然你的长发  
 由飘逸的娟秀化作  
 枯蓬蓬的银丝  
 你盘腿坐在一汪落叶  
 的惆怅里  
 埋头深沉  
 被秋风戏谑的叶片  
 嘈杂着你的思绪

你揣起一枚金黄  
 像拣拾起粉红的少女时代  
 掩在胸口  
 用那抹心跳的薄薄的温暖  
 孵化一程新生命的  
 圣诞……

## 立冬

□寅青

你一吆喝  
 雪花的嫁期  
 又近了

一朵白棉  
 被遗忘在田垄  
 陪大地郎君  
 翘首以待